我是我

回想起來，我的童年應該是比同年紀的德國孩子要舒服的多。我是德國人，五歲的時候，正值二次大戰，爸爸在蘇聯境內陣亡了，六歲的時候，我唯一的哥哥也陣亡了，我和我的母親相依為命。在二次大戰期間，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，我的鄰居玩伴們，幾乎都失去了爸爸，即使爸爸或大哥哥還活著，也都是在前線打仗。

我還記得在我八歲的時候，日子越來越不好過，本來店裡可以買到很多東西，現在東西越來越少。我記得有一次媽媽帶我去一家百貨公司，裡面幾乎都是空的，連玩具都少得不得了。

可是我們家似乎一直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，每三天，就有人送食物來，鄰居都羨慕我們，他們很難買到牛奶和肉，我和我母親卻從來不缺乏牛奶和肉，我甚至一直吃到巧克力糖，我知道鄰居早以吃不到蛋糕了，我們卻過一陣子就有人送蛋糕來，具我記憶所知，媽媽從不需要上街買菜。

我六歲進小學，念的是柏林城裡最好的小學，每天早上，有一個小兵開車送我去，放學時也有小兵接我回來。我雖然小，也知道我們的情況非常特殊，我問我母親為什麼政府如此的照顧我們，他說：『傻小子，難道你不知道你爸爸和哥哥都替國家犧牲了性命？政府當然會對我們好的。』我可不太相信媽媽的話，理由很簡單，我的同學也失去了爸爸和哥哥，他們為什麼沒有人送食物來？也沒有小兵開車送他們上學。

到後來砲聲越來越清晰。媽媽偷偷告訴我，俄國軍已經逼近。有一天，媽媽告訴我，柏林城所有的學校都已經關閉，事實上我上課的小學只有一半教室可以用。我記得最後一次上課，正好碰到空襲，我們在地下室躲了兩個小時，出來的時候，發現附近到處大火，我們都無心上課，只等家人來接送我們回去。

砲聲聽起來越來越近，媽媽也越來越焦慮。我當時還是小孩，還不懂什麼是害怕，看到外面軍隊調動，還有些興奮，可是連我這個小孩子都看得出來，我們德國軍隊是輸定了。看到軍人疲憊不堪的表情，我也很難過。

有一天下午，媽媽忽然告訴我，街上出奇地安靜，一個軍人都看不見，本來我們家門口附近永遠有一個兵在站崗，現在也不見了。更奇怪的是，砲聲也停了，我問媽媽為什麼砲聲停住了，媽媽告訴我大概俄國軍隊馬上就要進城了。

當天晚上，我睡的很熟，因為外面靜到極點，大概早上九點，媽媽把我叫醒，他替我穿好衣服，然後叫我做一件我當時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，他叫我趕快逃離柏林，越快越好，媽媽告訴我該沿一條大路向北走，最好快跑，媽媽說，如果我快步走，大約兩個小時，就可以逃到鄉下，到了鄉下，我應該設法讓一個家庭收容我，媽媽一再強調我必須忘掉爸爸媽媽，不要再回來。當時外面一片漆黑，我當然不肯，大哭起來，可是媽媽最後還是說服了我，他準備了一瓶熱牛奶和兩塊麵包，他說我應該將食物吃掉以後，將熱水瓶丟掉，一定要裝得很可憐的樣子。他送我一個十字架的項鍊掛在脖子上，同時，又塞了一張紙在我的衣服口袋裡。

媽媽和我緊緊擁抱以後，還是趕我走。我走到街上，回頭看媽媽，發現他正在擦眼淚，可是他很快的關上了門，我知道非走不可了。我念的學校很注重體能訓練，所以我可以快步走很長的路，大約天亮的時候，我聽到砲聲再度大作，可是大概一個小時以後，砲聲忽然全部都停了，我知道俄國軍隊一定進城了，我可以想像得到俄國坦克進城的景象，我當然最擔心的是我媽媽。

鄉下總算到了，我已經累的再也走不動了，我找了一家農舍，發現馬槽大門開著，那時天才亮，鄉下人還沒有出來，我就進入了馬槽，馬槽裡面有一匹馬和一頭牛，牠們對我這個小孩子的入侵者根本不在意，我看上了馬槽裡的一堆稻草，倒上去就睡著了。

醒來以後，我發現我躺在一張舒適的床上，一位老太太大概一直坐在我身旁。看見我醒來，向窗外大聲地叫她的丈夫回來，這對慈祥的老夫婦問我是怎麼一回事，我說我父親哥哥都去世，俄國軍隊快進城了，媽媽帶我逃離，因為難民人數相當多，我和媽媽失去了聯絡，媽媽曾告訴我，萬一走散了，應該盡量到鄉下去，那裡總會有好心的農人會收容我的，所以我就往鄉下走來。

老夫婦立刻告訴我，我可以留下來，他們有三個兒子，兩個都已經打死了，一個仍在波蘭，前些日子仍有信來。他們好像很喜歡我，替我弄了一些熱的東西吃，吃了以後替我洗了澡，然後叫我再上床去睡覺。我放心了，也默默地告訴媽媽，希望她也能放心。

老夫婦年紀都相當大了，田裡的粗工都不能做，可是仍在田裡種些菜，我也幫他們的忙。他們都信仰基督教，主日一定會去教堂，我也跟著去，老夫婦告訴我，我媽媽塞進我衣物的一張紙，是我的領洗証明，這又令我困惑了，媽媽雖然常常去教堂，卻不帶我去，理由是我太小。可是我同年紀的朋友們卻都常進教堂，我知道媽媽會祈禱，可是從來不教我祈禱，現在要我離開家，為什麼要讓我知道其實我已經領洗，我領洗這件事顯然是個秘密。

有一天，我和老先生一起在田裡工作，忽然聽到附近教堂裡傳出鐘聲，老先生立刻停下工作，他告訴我歐戰一定已經結束了，我們全家人都到教堂慶祝，整個村莊的人都來了，我發現一個年輕的男人都沒有出現，顯然我們國家將年輕男人幾乎都徵召去作戰了。

到這時候，我已經叫他們爸爸媽媽，他們正式到法院登記收養了我，我也就有了養父養母。我的養父養母最大的願望就是要看到我波蘭的二哥安全歸來。

二哥終於回來了，我永遠記得他出現在家門口引起的興奮，養母抱著他又哭又笑。他問我的來歷以後，對我非常和氣。養母立刻到廚房裡張羅吃的東西，雖然不是什麼山珍海味，我的二哥仍將菜吃的一滴不剩，他說他這兩年來，每天都想吃媽媽做的菜。

二哥安定下來以後，開始告訴我們納粹黨徒在波蘭殺害猶太人的罪刑，二哥談這件事時，養父有時叫我離開，大概因為我是小孩子，不應該聽這些殘忍的事情。可是我仍知道了我們德國人如何制度化地殺害了無數的猶太人。

有一天，二哥告訴我，有一個猶太小孩被抓去洗澡，他知道這就是他要被毒氣殺害的意思，這個小孩子講德國話，他問：『我是個小孩，我沒有犯了什麼錯，為什麼我要死？』說到這裡，二哥非常難過，眼淚流了出來，我覺得他認為犯了一個很大的罪，因為他曾被迫參加了這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。

二哥對我影響至甚，我從此痛恨納粹黨人在第二次大戰的罪行，也對於各種族、各宗教之間的隔閡非常不以為然。二哥改信天主教，而且一不作，二不休，進入了山上的一座隱修院，以苦修來度其一生。隱修士不僅不吃肉，也不互相講話，而且是永遠不離開隱修院的，我們全家都參加了他入會的儀式，在葛雷果聖歌中，二哥穿了白色的修士衣服走了出來，由於他的帽子幾乎遮住了他的臉，我差一點兒認不出他來，我那時候只有九歲。二哥是我們家唯一能種田的人，但養父母仍然一直鼓勵他去度這苦修的生活，他們知道二哥深深認為人類罪孽深重，而要以苦修來替世人贖罪。

而我呢？我進了小學，而且表現很好，功課永遠第一名，我似乎也有一些領導才能，因此我組織了一個學生社團，宗旨是促進不同種族和不同宗教間的信任與諒解。我們發現附近有回教徒，就去參加他們的禮拜，我們多數是基督徒，可是一再邀請猶太教的教士來演講，也參加了他們的儀式。我希望當年被納粹黨徒的種族仇恨再也不能發生了。

我一直掛記著我的生母，我的老家畫入了東柏林，我花了很大的功夫，在我二十歲的那一年，進入了東柏林，發現我的老家已經不在了，當局造了一棟新的公寓，虧得我找到了一家雜貨店，雜貨店的老闆記得我媽媽。柏林陷落以後，我媽媽仍然活著，後來就搬走了。我有點悵然，可是知道媽媽沒死於砲火，也放心不少。

由於我的成績好，輕而易舉地得到獎學金，進入了哥廷根大學唸生物系，我有全額獎學金，可惜我養父在我大一的時候就去世了。畢業以後，我回到了鄉下，在一所中學教生物，也結了婚，有一個小女兒，養母和我們一起住。

我太太和我有同樣的觀點，我們都有宗教信仰，也推行不同種族之間的共融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看電視，電視上有一個尋人節目，我偶然會看這種節目，因為我希望看到我媽媽找我的消息，這一天，我竟然看到了，雖然我媽媽老了很多，我仍然認得出她來，而且她的名字也完全正確。她已病重說她要跟我見最後一面。

我立刻趕去，當時我已二十八歲，離開她時，我只有八歲，媽媽當然認不出我來，可是我帶了十字架項鍊，也帶了領洗證明，我也可以說出許多小時候有趣的故事，媽媽知道她終於找到她的兒子。

我告訴媽媽這二十年的經過，媽媽在病榻之上仔細地聽，可是她似乎最關心的是我對納粹黨的看法，我告訴她，我痛恨納粹的行為。她問我有無宗教信仰，我告訴她我們全家都信教，女兒一生出來就領了洗，每主日都去做禮拜。

媽媽最後問我一句話：「孩子，你是不是一個好人？」我告訴媽媽，我雖然不是聖人，但總應該是個好人。媽媽聽了以後，滿臉寬慰的表情，她說：「孩子，我放心了，我可以安心地走了，因為我的祈禱終於應驗了。」

我是一頭霧水，我不懂為什麼媽媽當年要拋棄我，現在有一再地關心我是不是一個好人。我就直截了當地問她，為什麼當年要我離開家？

媽媽叫我坐下，她說她要告訴我一個大的秘密，她說：「我不是你的媽媽，你的爸爸也不是你的爸爸。」

我當然大吃一驚，可是我看過我的領洗證明，領洗證明上清清楚楚地註明我的父母是誰。連出生的醫院都註明了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我問媽媽：「我明明是妳生的，怎麼說不是我的媽媽？那我的父母是誰？」

媽媽的回答更使我吃驚了，她說：「你沒有父母，你是複製的。」

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，我學過生物，知道青蛙可以複製，高等動物的複製，我從未聽過。

我問：「我是從誰的細胞複製成的？」

媽媽叫我心理上必須有所準備，因為事實真相會使我很難接受，媽媽告訴我，我是由希特勒的細胞複製而成的，從生物的觀點來看，我是另一個希特勒。

媽媽告訴我，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希特勒就想複製他自己，他知道哥廷根大學的勒狄維克教授曾經複製過青蛙，因此強迫勒狄維克教授複製一個希特勒，否則會對他家人不利，勒狄維克教授不敢不從，卻果真成功了。當然他們需要一個女性來懷這個胎兒，希特勒找到了我的爸爸媽媽，大概是我的爸爸媽媽非常單純，跟政治毫無關連，媽媽身體也健康，因此我的媽媽被迫懷了我。

希特勒常常派人來看我成長，他下令我絕對不可以有任何宗教信仰，這就是媽媽不敢帶我上教堂的原因，可是我的爸媽以極快又極秘密的方式替我領了洗。在我爸爸最後一次上前線以前，他拜託媽媽一件事，那就是一定要將我變成一個好人，好讓希特勒的心願不能得逞。

我們家門口一直有一個兵在監視我們，當媽媽發現那個兵撤退以後，她知道我必須逃離納粹的監視。因為希特勒失敗了，可是那些死忠的納粹黨徒很可能認為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，這樣，我的命運就悲慘了。她更怕蘇聯軍隊已知道了我的存在，所以她決定將我趕出家門，她有信心我會被好心的農人家庭收容，我也會在好的環境中成長。我離開了以後，媽媽說每天晚上祈禱中都不曾忘過我，她本來搬到一個小鎮去住，後來他開始和老朋友聯絡，大家也都問起我，可是好像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來歷，她放心了，因為當初知道我來歷的人本來就不多，現在這些人一定都已經死掉了。所以她決定再和我聯絡。

媽媽說她可以安心地走了， 因為她要在天堂裡告訴我爸爸，我是一個好人，這是爸爸最大的願望。

媽媽告訴我這個故事以後，顯得很疲憊，醫生告訴我，媽媽病重，唯一記掛的就是我，現在她看到了我，大概就不會活多久了。他叫我不要離開，果真媽媽不久就進入彌留狀態了，大概兩個小時以後，媽媽忽然醒了，她叫我靠近她，用很微弱的聲音對我說：「孩子，千萬不要留小鬍子。」說完以後，媽媽笑得好可愛，像一個小孩子一樣，幾分鐘後，媽媽去世了。

我將媽媽安葬以後，到哥廷根大學去找勒狄維克教授，其實我曾經上過他的課，這位教授看到我，一副非常愧疚的表情，他說他的確複製了希特勒，可是完全出於被逼。他知道我的生活和想法以後，陷入於沉思之中，他說我絕不是希特勒想要製造的分身。

勒狄維克教授告訴我，他知道希特勒是不能複製另一個希特勒的，希特勒之所以是希特勒，主要是他有特殊的想法，他恨猶太人，他要征服全世界，也想讓純種的亞利安民族統治全世界，這種瘋狂的想法，並不能由一個單細胞所移植。

勒狄維克教授還告訴我一個驚人的秘密，他仍然保有希特勒的細胞，他問我要不要由他做一個實驗，以證明我的DNA和希特勒的DNA是完全一樣的。

我拒絕了，我不要人家檢查我的DNA是不是希特勒的DNA，我不是希特勒，我是我，希特勒心中充滿仇恨，我從來沒有，希特勒有極為病態的種族偏見，我卻一直致力於不同種族之間的諒解。

希特勒想要複製一個他自己，他當然想控制我，他錯了，他甚至不能控制他自己的命運，如何能控制我的命運？

在開車回家的路上，收音機播出葛雷果聖歌動人的音樂，我想起了在隱修院的二哥，我忽然了解了，我和希特勒最大的不同，恐怕是我有這個肯替世人犧牲一切的二哥，而希特勒沒有這個福分。